



第112期 · 2021年1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厭與捨

青楓：聽到有些信眾說：「一心念佛，便可以求生西方淨土。」我總覺得，這裡似乎缺少些甚麼？沒錯，一心念佛，全心全意地念佛，肯定是沒錯的。如此簡單，便能求生西方淨土嗎？又似乎太過於簡略了吧！請問大和尚，該如何才是正確的做法？

修智：是的，求生西方淨土，不是純粹念佛就可以成就的，這裡還有些特定的條件。條件是甚麼呢？就是兩個字：厭與捨！這裡說的厭與捨，也可以說是一個先後次序。先有所厭，才能說得上捨。如果不感到厭，那又怎會有捨的念頭？讓我們舉個例子吧，你對目前的處境如何？

譬如居住的環境，你覺得當下的環境還不錯，你便不會有搬家的想法。同時，亦需肯捨棄並期望轉換新環境。所以，這裡說「捨」，必然是有一個「厭」字作前提。對於「厭」與「捨」，是需要用智慧去實行的。我們之所以看經文，便是通過看經文而開發我們的智慧。

青楓：在無牽無掛的情況下，才能說得上已經「捨」、已經「放下」。心有牽掛的，確是無法說得上捨與放下的。

修智：所以，平日對大小事情，都要有「我身叢林過，不留一葉在襟懷！」這樣的豁達，在捨離之際，便有真正的放下。有些人平日做事時，都斤斤計較、寸土不



花開的時候

妙法寺園林裡，設有「鐘」與「鼓」。這是一般寺院裡都有的設備，所謂「暮鼓晨鐘」也正是指此。

我常到這鐘鼓兩亭察看，看些甚麼呢？就像本圖這樣，由於亭子旁都設有一些盆栽，我就是等待花開的日子，你看，多好呀！特別是把這開得燦爛的紅艷艷花朵，斜斜地伸向大鼓中來，那教人想到紅塵俗世間的暮鼓晨鐘。



讓的，你教他如何放下？

青楓：所以，大和尚你說「求生西方淨土」而首先條件要有「厭」與「捨」，就是這道理吧！

修智：說到條件，《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裡都有說到。首先作一對比，我們所處的娑婆世界，乃五濁惡世，苦樂參半。極樂世界則無有眾苦，但受諸樂。娑婆世界眾生，壽命祇有過百之歲。而往生極樂世界，則壽命無量，便於修行成就。

《無量壽經》提到：「在娑婆世界，正心正意，齋戒清淨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為自然，皆積眾善，無毛髮之惡。於此修善十日十夜，勝於他方諸佛國中，為善千歲。所以者何？他方佛國，為善者多、為惡者少，福德自然，無造惡之地。惟此間多惡，無有自然。勤苦求欲，轉相欺殆。心勞形困，飲苦食毒。如是惡務，未曾寧息。」

所以，是否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還得各人意願。倘如是，則先有所厭與捨，然後再說念佛求生西方。

再說，我們平時交往的是甚麼人，對自己也很重要，倘若他不是念佛的人，他可能不會提醒你在彌留之際作十念相續以感應聖者來迎往生西方淨土。也許有

些人會問：「如果突然死亡，譬如遇上車禍意外之類，又怎樣作十念呢？」你平日交往的朋友便對你很重要，他們在你身旁助你念佛；再者，如果平時訓練有素，有步驟、有恆心去實踐的話，則臨終時即使沒有善知識的幫助，你也能提起正念的。所以說，有沒有這種實踐的機緣，還得看我們平時有沒有足夠的福慧。福慧是一點一滴累積修來的，故我們平時便要懂得珍惜：惜福、惜慧、惜時、惜緣。珍惜兩字是很重要的，要時刻緊記，要經常警惕自己。中華文化談「五福臨門」，其中之一福，為「善終」。

青楓：沒錯，我們很多時就是忽略了「珍惜」兩字。世間萬事萬物，對你是否有所得着，這可不是必然的，更不要以垂手可得。當我們懂得珍惜，則最低限度機會來了，也不會因忽略而讓它在不知不覺中溜走。

修智：我們對修福修慧要有正確的學習態度與學習精神，要認真地看經文，要翻覆思考，你能吸收十分一，你便有十分一得着。修福、修慧，要明白「事與理」。只取理而忘事，或者只取事而忘理，這就是修慧而不修福，或修福而不修慧。只取一邊而有所缺失，猶如畫餅充饑、紙上談兵，一切流於空談。

疫中閒情

一年了，疫情仍在蔓延，它絕對的打亂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全球性的騷亂。

不過，儘管如此，我們還得生活下去呀，並且是咬緊牙齦地應付生活。

這生活怎樣過？與其愁眉苦臉，倒不如來個「疫中閒情」。妙法寺內有兩個魚池，看着魚兒款擺，悠然自得的，我們也深受感染。



百·喻·經

09 嘆父德行喻

昔時有人，於眾人中嘆己父德，而作是言：“我父慈仁，不害不盜，直作實語，兼行布施。”

時有愚人，聞其此語，便作是念，言：“我父德行，復過汝父。”

諸人問言：“有何德行，請道其事。”

愚人答曰：“我父小來，斷絕淫慾，初無染污。”

眾人語言：“若斷淫慾，云何生汝？”深為時人之所怪笑。

猶如世間無智之流，欲讚人德，不識其實，反致毀訾。如彼愚者，意好嘆父，言成過失，此亦如是。

這個譬喻的重點，不在於「如果你父親真的沒有一點兒男女慾念，那何來有你？」

【解說】

它只是拿來作個譬喻，說明有些人在誇讚別人，或者誇讚自己時，往往是「言過其實」，甚至是「離譜」的。

這也不是甚麼「十惡不赦」之事，只是警惕我們要實實在在，不要誇誇其談，就像這個「嘆父德行喻」的，言過其實便得不到別人的相信。我們在日常的言行舉止，也是這樣，所以古時有教誨言：「慎於言。」

從這故事引伸開去，也好啟發我們無論做事還是對學問的追求，重要的就是「腳踏實地」，浮誇，只會壞事。

10 三重樓喻

往昔之世，有富愚人，痴無所知。到余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軒敞疏朗，心生渴仰，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頃來而不造作如是之樓？”

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家端正舍不？”

木匠答言：“是我所作。”

即便語言：“今可為我造樓如彼。”

是時木匠即便經地壘塹作樓。

愚人見其壘塹作舍，猶懷疑惑，不能了知，而問之言：“欲作何等？”

木匠答言：“作三重屋。”

愚人復言：“我不欲下二重之屋，先可為我作最上屋。”

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重屋，而得造彼第二重屋？不造第二，云何得造第三重屋？”

愚人固言：“我今不用下二重屋，必可為我作最上者。”

時人聞已，便生怪笑，咸作此言：“何有不造下第一屋而得上者！”

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能精勤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而作是言：“我今不用餘下三果，惟求得彼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有異。

這又是一個引導我們做人做事要腳踏實地的故事。

【解說】 看到人家那座樓的第三層，十分喜歡，他想「照辦煮碗」地建造這樣豪華的第三層。他看到工匠打「地基」，要一層一層地建上去，他竟然說：「我只要第三層呀，你打地基，建第一、二層來做甚麼！」

有這樣的「蠢」嗎？我相信即使是十分愚笨的人，也不會這樣說的，但問題是我們往往有類似的行為表現而不自知自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遇到一些「急功近利」之事，其實質不也正是這樣嗎？所謂「萬丈高樓平地起」，不是不知道這道理，只是有沒有老老實實地從根本做起而已。



11 婆羅門殺子喻

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於諸星術、種種技藝，無不明達。恃己如此，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

有人問婆羅門言：“汝何故哭？”

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殤，以是哭耳。”

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設七日頭或能不死，何為預哭？”

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占，終無違失。”

為名利故，至七日頭，自殺其子，以証己說。

時諸世人，卻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嘆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

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為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男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為驗己言，殺子惑世。

「婆羅門殺子」這個譬喻，甚有現實意義。

【解說】 在日常生活裡，不是經常遇上一些「呃神騙鬼」的現象嗎？有些人以玩魔術手法故弄玄虛而美其名曰：「具特異功能！」人們不知袖裡，信以為真。

本故事中這婆羅門為了顯示自己有先見之明，竟然把兒子殺了以「証明」自己預知「兒子七日後死亡」。這故事儘管有點「過火」，但類似的行騙本質卻是時有所聞。我們倒要冷靜地、理智地認清真偽。

12 煮黑石蜜漿喻

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便作是念：“我今當取黑石蜜漿與此富人。”即著少水，用置火中，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使冷。

旁人語言：“下不止火，扇之不已，云何得冷？”爾時眾人悉皆嗤笑。

其猶外道，不減煩惱熾燃之火，少作苦行，卧棘刺上，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為智者之所怪笑。受苦現在，殃流來劫。

這故事的要點，在於說明我們做事沒有明白真正的根本，哪能把事情做好？甚至會越弄越糟的，像

【解說】 故事裡那人為了使蜜漿冷卻，把水潑在火上。——冷水不是可以熄火嗎？但他又用扇去扇火，他認為這樣扇火可以加快冷卻。

這當然是很愚蠢的做法，這樣扇風點火，只會加熱而已。

這說明了一個問題，我們處理任何問題都要找出問題根源，這就是「治本」吧？

本故事特別指出了這點。有些人表面上「苦行」、「苦修」，好像很用功似的，但有沒有先行找出問題所在呢？譬如你有煩惱，便得先了解為何會有這煩惱？從根本去處理才是切實可行的做法。



香港一景

圖中這情景，如果你經常在港島上環、西環之間走動，特別是在電車路「海味街」或者在大道西的「藥材街」，此景象則可以說是見慣不怪。香港地地方狹窄，本來已經是「人車爭路」——海味街的手推車，但有些「海味」或藥材的，怕潮濕，非要經常曬曬不可，但哪來這些「曬場」？無計可施，唯有就在店舖前路旁，鋪一塊乾淨布，把這些藥材就鋪曬開來，哪理甚麼塵土飛揚？此亦香港一景。



談放下（節錄）

·呂沛銘·

（原刊於一九九四年八月《內明》第二六九期）

1. 放下乃除執之法門

《法華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方便品）所稱大事，乃世尊引導眾生轉迷成覺，使身心得解脫。眾生之迷惑，乃因執著我而產生。既有我之執持，便有所之偏見及著我、人、眾生、壽者四相，於是引起種種分別心，順我者喜，逆我者悲，繼而生貪瞋癡諸毒及種種煩惱，心為物欲所蔽，身為塵境所役，以致陷於生死流轉。

執，梵語abhinivesa，意為拿取，亦稱計著、妄執、迷執、執持。不知我是五蘊假和合而妄認為真我，稱為我執；不知有為法屬夢幻泡影而妄認為實有，稱為法執，我法兩執乃顛倒夢想之根源。吾人學佛，目的在破除我法兩執。佛教雖云有八萬四千法門之多，然種種皆是破執法門。破執途徑，不外「放下」二字。放下原意是除掉手中物，使自己無負擔，作為佛語意是除去一切貪欲、邪念、妄想等心內污垢，使自己達了無牽掛的解脫境界。

放下一詞，最早見於巴利文小乘《雜部經》，其中一段記佛陀向弟子說法云：「比丘們！我要為你們說，甚麼是重荷，甚麼是肩負重荷的

人？……導致再生的欲望，與貪愛相結合，以一再生存為樂，這欲望就是求官能享受的欲、永生的欲、暫生的欲，這就叫做負起重荷。……完全的斷愛、休止、放棄、摒絕、捨離，以及不接納欲，這就叫做放下重荷。」巴利文《支部經》另有一段云：「昔有梵志（出家人），雙手持鮮花禮佛，求佛開示解脫之道。佛說：『放下！』梵志乃放下左手的鮮花。佛再說：『放下！』梵志復放下右手的鮮花。佛三說：『放下！』梵志不解佛意，乃問佛曰：『我已放下一切了，還有甚麼要放下呢？』佛答：『汝須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放得乾乾淨淨，才是汝安身立命處。』」此寓言亦見《五燈會元》卷一。其他佛語如看破、離棄、捨掉、除去等，亦放下義。

2. 修行之目的是放下

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心經》）苦厄無非是執著所引起。《成唯識論》云：「諸識生時，變似我法，此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以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以來，緣此執為實我實有，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以種種外境相現，緣此

執實有外境。」（卷一）有情的生命，是由物質的色蘊及精神的受想行識四蘊所組成。識蘊是受想行三蘊的主導，故經稱識蘊為「心王」，受想行為「心所有」，簡稱「心所」。若從能認識的主體與被認識的對象來看，則色受想行均是被認識的對象，而識蘊是主體。如此，識蘊因執著其他四蘊而生諸苦厄。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照見五蘊皆空，一切執著自然放下。

修行者不但要撇開名利，且要放下一切欲念，在照見五蘊皆空的境界下，才獲得真正解脫。求取名利固是執著，即使修道成佛之欲得心，亦是執著，其他如禮佛而向佛求，印經造像而向功德求，布施弘法而向善果求，越出生死而向涅槃求，如此放不下有所得心去修行，便是錯用了功夫。誠如大慧宗杲云：「以有所得心，在前頓放，故不能於古人直截徑要處，一刀兩段，直下休歇。」（《大慧書》卷上）昔梁武帝廣造寺院及經書，達摩祖師評他仍未得道，原因是他的求取功德欲念，仍未放下。

放下二字，在修行中居極重要地位。一個人修行功夫的深淺，全在放得下多少。昔五祖弘忍大師，為六祖惠能說《金剛經》，說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六祖曰：「和尚！何期自性，本自清靜；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無搖動，能生萬法。」五祖聞言，知六祖得悟，乃開示云：「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默付本心，令汝自見自悟。」悟識本心乃放下的先具條件；要悟本心，須先修般若、止觀、中道、緣起等法門。悟與修乃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否則所學難以實踐。今天放下，明天卻放不下；口頭放下，內心仍放不下；心猿意馬，放下之後又捨不得，如此輾轉反覆，始終放不下。放下萬緣，即見我本來面目。《阿毘達磨發智論》（玄奘譯）云：「佛言：『當知此日月輪，五翳所翳，不明、不照、不廣、不淨。何等為五！一雲、二烟、三塵、四霧、五曷羅呼阿索洛手（即阿修羅之手）。此日月輪，非與五翳相合相應相雜。彼翳未離，此日月輪，不

明不照，不廣不淨。彼翳若離，此日月輪，明、照、廣、淨。』」（卷三）明、照、廣、淨，即我之本來面目，要放下五翳，方能得見。

《金剛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如是知，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不生法相即是一念不生，以無生滅之心去修般若波羅蜜，方能離念。此種境界惟佛果能證，但佛也是從凡夫起修，且非一蹴而成。我輩凡夫，修學佛道，應循序漸進，初步轉染念為淨念，乃至染淨二念皆泯，才達「不生法相」境界。佛嘗告弟子須菩提曰：「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又曰：「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金剛經》）一切法相，本從緣起，當體即空，均是假名。真如本寂，不立一法，故連「法相」亦應放下。

佛告諸菩薩曰：「善男子！譬如天眼之人，觀末敷花，見諸花內有如來，身結跏趺坐，除去萎花便得顯現。」（《大方等如來藏經》）意云除去萎花，即見如來，並無別花顯如來。修行者，只需放下，並無一法可得。放下迷即成覺，並無別覺可得；放下妄心即現真心，無別真心可得；放下煩惱即顯菩提，無別菩提可得；放下差別即呈平等，無別平等可得；放下污垢即見清淨，無別清淨可得；放下生死即入涅槃，無別涅槃可得。最後連「放下」之念亦放下，才達到徹底放下。到此境界，則心歸本性，清靜空寂，光潔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不留，無絲毫執取。

放下萬緣，談何容易。古今偉人，其所以具高超人格，主要在放得下。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之所以偉大，將富貴放得下便是其中一因素。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被推選為臨時總統。革命成功後，以他的德高望重，若要繼續做總統，必得當選，但他退位讓賢，因為他的革命目的，誠如遺囑所言「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非要求個人名利。孫先生之偉大，即在於放得下名利。世人遇財富、權力、名譽、聲色而放得下者，為數幾稀。佛嘗告波斯匿王曰：世少有人得勝妙財利能不貪者，

不起放逸，不起邪行。世多有人得勝妙財利，於財放逸，而起貪著，起諸邪行。大王當知：彼諸世人得勝妙財利，於財放逸，而起貪著，作邪行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雜阿含經》一二三九經）世人遇財富不但不能放下，且貪求無厭，以致執迷愈深，造惡業之機會亦愈為大。試觀新聞所報導刑事案件，特別是劫、詐、騙、盜、貪、無一不是放不下而造成。……

3. 虛雲和尚屢以放下訓示弟子

當代禪宗高僧虛雲和尚，屢以「放下」開示信眾，例如在《初用心的易——放下來單提一念》訓話云：「用功雖說難，但摸到頭路又很易，甚麼是初用心的易呢？沒有甚麼巧，放下來便是。放下個甚麼？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怎樣才可放下呢？我們也送過往生的，你試罵那死屍幾句，他也不動氣，打他幾棒，他也不還手，平日好打陷無明的也不打了，平日好名好利的也不要了，平日諸多雜染的也沒有了，甚麼也不分別了，甚麼也放下了。諸位同參呀！我們這個軀殼子，一口氣不來，就是一具死屍，我們所以放不下，只因將它看重，方生出人我是非、愛憎取捨。若認定這個軀殼子是具死屍，不去寶貴它，根本不把它看作是我，還有甚麼放不下！……」又在另一開示云：「『萬緣放下，一念不生』是參禪的先決條件，我們既然知道了，那麼如何做到呢？上焉者一念永歇，直至無生，頓證菩提，毫無絡宗。其次則以理除事，了知自性本來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不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皆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無礙本體，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根塵識心消落，貪瞋癡愛泯滅，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饑寒飽暖榮辱生死禍福吉凶毀譽得喪安危險夷，一概置之度外，這樣才算放下。一放下，一切放下，永永放下，叫作萬緣放下了。萬緣放下了，妄想自消，分別不起，執著遠離，至此一念不生，自性光明，全體顯露，至是參禪的

條件具備了。……」虛雲和尚還有很多闡述放下的開示，見《虛雲和尚法彙》。

4. 放不下乃人類罪惡之根源

當代大哲唐君毅在其《人類罪惡之根源》一文云：「一政治制度下之容許一特權階級佔有政權，以盡滿足其權力欲，則是人類社會中集體罪惡所自生之根源。」又云：「人心之底層權力意志之無限發展，才是一切人類的萬惡之本。」鑒之以古今歷史，益信唐氏所言不虛。歷史上一時叱吒風雲，自以為不可一世操生殺大權之執政者，如古之秦始皇，今之希特拉，均病在心陷重執而放不下，且無止境的發洩其權力欲以逞其暴戾、兇狠、奸狡、欺詐之狂念，為了消滅異己以鞏固自己的權力、聲望、財富及其他享受，不知犧牲了千萬無辜人民的生命及財產，彼等除了在歷史上添了染滿血腥的幾章外，還有甚麼成就？一代奸雄曹操，恐死後被人挖掘其墳墓，乃於生時造七十個疑塚，分佈各地，以亂他人耳目，其執著之深重，可謂至死仍不瞑目。慈禧太后在生時預造其陵墓，並由西藏請來苯教巫師在墓壁刻寫咒語，據說此種咒語能使人在生時所擁有之財富在死後可隨靈魂帶往陰間，其所患之重執及所陷之迷信，更甚於曹操。患如此重執者，至死時仍無放下之意，且對死亡異常畏懼，誠如佛陀云：「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逸，不作善慧，貪財慳吝，手常縮拳，不能舒展。……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苦逼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大寶積經》卷五七）陷重執者在死時懼死之痛苦由此可見。有等且企圖將財富隨死帶去，如慈禧太后之狂妄，此種人已陷於不可自拔的顛倒夢想深淵。慈禧太后之陵墓後來被軍閥盜挖，陪葬珍寶被洗劫一空，現所放下者乃棺中一堆白骨而已。……





逆境求存

這幅圖，你有沒有「似曾相識」的感覺？兩年前，圖中這榕樹也曾鬧出新聞。此為港島般咸道一個巴士站的位置，牆壁上生長着幾棵榕樹。有關當局怕這些榕樹因倚靠着這道護士牆生長而倒塌下來，這會危害巴士站旁的候車客，於是把它斬了。

「斬頭示眾」之後，群眾有話說：「哪會倒下來的？是杞人憂天，硬生生地斬掉！」

榕樹的生長，是十分頑強的，少少泥土也可以「落地生根」，緊緊地抓着牆縫的泥土也會生長起來，所以，人們把榕樹喻為「頑強的生命力」。

特別是在今天，疫情肆虐，更教我們聯想到榕樹那份「逆境求存」的生命力。

你看，一、兩年後，這幾棵被斬去枝幹而只剩樹頭的榕樹，又生長開來了，這是上月筆者專誠到此拍照為記的，它生長得很好。

此外，筆者在西區醫院道也看到好幾棵頑強生長的榕樹！你看這一棵，幾乎連半點泥土也沒有，就像一隻八爪魚抓在石牆上。



知足而後常樂

我們都會經常說的一句話：「知足常樂！」乍看起來，這好像是兩個意思：知足與常樂！

我看，這該是合而為一，又或者說是有前因後果的。——知足而後常樂。

《佛遺教經》曰：

「知足者，雖卧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知足者之所憐潛。」（憐潛，即是憐憫。）

這一組話又是「似曾相識」，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也經常說到。道理是簡單的，但也同樣地，人們往往有所忽視而成了「簡單而不為」！常樂的基礎源於知足。我們不是經常聽到或者看到這樣的例子嗎？——

他都已经很有钱了，怎麼還老是為錢發愁？大抵這也會讓我們聯想到「不知足」三字，知足而後安樂，因此「歌仔」都有得唱：「鹹魚白菜也好好味！」

「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這就是自尋煩惱了。

少欲者安

依然是這個問題——知足常樂！

道理是人人會講的，甚至可以講得頭頭是道！但在日常生活裡，又會不知不覺地、不期然地踏上「不知足」的陷阱去。

所以，我覺得這種「知足常樂」的境界是需要不斷地學習、體會，然後潛移默化地進入我們的生活中去。

《大涅槃經》說——

「少欲者，不求不取；知足者，得少不悔恨！」

其實也是這道理。也許我們一下子不能做到「不求不取」，那就遁步漸進吧，一點一滴的做下去，先是求取「少欲」。欲念少了，自然地不會太過渴望得到一些甚麼。既然對某些欲望沒有太多奢求，自然地便會出現「知足者，得少不悔恨」。

也許有人說，我們對學問的追求、對知識的追求，不是越多越好嗎？

——是的，越多越好，這是一個方向，一個追求的目標，但可不是一味的「貪多」，囫圇吞棗地吸納，連思考、消化的餘地也沒有，這有好處嗎？這無非是「貪欲」而已。少欲者安，要進步，也得一步一步地學上去。

何謂「根本」

有句詞語曰：「捨本逐末。」也就是說，我們忘記了根本，一切事物所謂有因有果，這個「因」，也可視之為根本。

我們看問題，很多時候是忘記了根本，只集中注視事情發生後的現象，從表面上看問題而已，重要的是要了解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有從源頭看問題才能解決問題，因此我們在醫學上便有那重要的一句話：「不要治標不治本！」本，就是根本。

《佛名經》裡說——

「罪從心生，還從心滅，故知善惡一切，皆由自心，所以心為根本也。若求解脫者，先須識根本。若不達此理，虛費功勞，於外相求，無有是處。」

這節話，淺白、易懂，不必去注釋甚麼，倒是教我們認清一點，那是「心生心滅」，一切唯心造，這佛經說：「善惡一切，皆由自心！」這就是看根本。

好些人遇上問題時，會不自覺地向外求而不是「向心」，所以《佛名經》指出：「於外相求，無有是處。」

莫輕「小」

佛法雖然源於印度，可與中國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之後，更容易令人接受，

特別是「禪宗」，或者簡單地說一個「禪」字吧！禪的體會，往往就是中華文化的一些體會，因此，我們看佛句，看到一些句子會有似曾相識的感覺，這不是譯文的問題，而是其道德兩者根本就有共通處。

讓我們看看《法句經》裡這一句——

「莫輕小善，以為無福，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起。」看起來不是「似曾相識」嗎？

我們經常說，「滴水為穿」也是這道理的。

古今中外都會有這樣的教導——不要看輕少，或者說不要忽視「少」。這個「少」，無論說的是好事還是壞事，都會有積少成多的。我們看一些教導小孩子的書本，都會看到教導儲蓄，也就是一點一滴從「少」的積聚起來，日後這筆錢便好用了，因此，我們對積善修福這些事情，也可作如是觀。

「上」與「下」

《壇經》裡有一句說話也是經常被提起的，但提起是一回事，有沒有好好地反思又是另一回事。此話語曰：

「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

首先讓我說明一下「何謂無上菩提」？即是指至高無上的覺悟。

惠能大師這句話，既是一個意思，也可以說是同時說明兩個問題。首先，他強調了一點，我們學習不要忽視初學。「初學」兩字本身便有兩點道理，一是不要急功近利，必須好好地從「最初」學起。此外，所謂「不得輕於初學」，也正好告訴我們不要看不起初初起步的人。這一句也隱隱然接着下一句的。

下一句是讓我們明白，不要以為是「上上人」便有「上上智」。這不是必然的，相反，即使所謂身份低微者，他自身的智慧與「身份高貴」者沒有差別呀！

有一點，是我的看法——

「下下人」比較質樸，沒有滿腦子甚麼「機心」的，這反而會比較容易親近佛法。

「自歸依」

看到「自歸依」三字，不必聯繫到甚麼「歸依儀式」之類。這裡的「歸依」指依從，依歸。

《壇經》裡說——

「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

首先，我們看到此段話，會不會又是「似曾相識」呢？就因為我們平日生活裡也常會說：「閉門常思己過，閒談莫論人非」，這裡是更進一步——不說他人好惡。

是好是惡都不去說了，有些所謂「好」、所謂「惡」，也都是觀點角度問題，難說得個「準」。

此外，在本段說話裡，強調恭敬心，這一點也很有意思的，我們常懷恭敬心，那對人對事都會自然地產生謙卑。人，謙卑了，不驕不燥，懂得尊重別人，真是「性情通達，難怪惠能大師也把這列為「自歸依」，可見他是何等重視。

香港第一所華人產科醫院 —— 贊育

陳青楓

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初，如果你家在港島西營盤一帶居住，在那時候出生的話，很多都會在贊育醫院出生。

今天的贊育，也不再是留產所了吧？有朋友說：「我以為當年出生是在這贊育醫院的（他指位於高街的贊育），卻原來最初的贊育，是在西營盤西邊街的呀！」

噯？是嗎？相信很多人都不曉得，也許平生喜歡尋幽搜秘，喜歡「打爛沙盤問到底」，於是抽了一個下午，專誠往第二街旁的西邊街尋找，果然讓我找到了，不過今天的舊贊育早已用作社區活動之所。



且讓我根據一些文字記載介紹一下——

此舊贊育醫院建於一九二二年，是專門的產科醫院。一九五五年新贊育醫院落成後這裡便改為社區中心。這原址也被評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物。

它門前這副對聯很有意思——

好生之謂德

保赤以為懷

贊育醫院是香港第一所華人產科醫院，我們不妨對它多一點認識。

贊育醫院是由倫敦一位傳教士創立的，由於當年（一百年前），華人的生兒育女多用傳統方法接生，而這西式接生則相對地危險性較低，即是死亡率較低。因此不少華籍孕婦便轉而西式分娩。贊助越來越興旺。到一九三四年便由政府接手而成為公立醫院。三年後——即一九三七年更成為香港大學的教學醫院，「港大」醫科早年在這裡培育了不少助產士及醫生。這是贊育在戰前發展狀況。直到一九五五年新的贊育醫院出現了，即是現在位於西營盤近高街的醫院道，相信「醫院道」這街名也是因新贊育醫院的出現而來。原位於西邊街的舊贊育，改為社區中心。其實這一座「紅磚屋」也有保留價值，我們可以看到百年前的香港建築物，那時能建造「紅磚屋」，仍是難能可貴，故今日也列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有保證價值。



這廂有禮

朋友傳來一則「禮儀用語」，且看到文字說，「快失傳了，讓我們與孩子傳存下去！」是的，今時今日，很多人都「忘記」了禮貌似的，除了幾句常用的，如「失敬、失敬」、「恭喜、恭喜」，或者謙虛地說：「獻醜、獻醜」之外，有不少真的少用了，而這所以少用，可以是甚麼「不合時宜」，只是教人想到「禮失求諸野」的失禮吧？講文明，講修養，這不就是最基本的嗎？好了，讓我在這裡做做「文抄公」，抄二十則讓大家好好地回想一下——

首次見面用——久仰

請人幫忙用——勞駕

讚人解答用——請問

讚人見解用——高見

看望別人用——拜訪

陪伴朋友用——奉陪

等待客人用——恭候

讀人文章用——拜讀

請人收禮用——笑納

問人姓氏用——貴姓

很久不見說——久違

求人原諒用——包涵

自身意見用——拙見

請人指點用——賜教

賓客到來用——光臨

中途先走用——失陪

婉謝遠送用——留步

請人改文用——斧正

回答姓氏用——敝姓

別人讚揚用——過獎

津津樂道

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這一門三傑，其教後世人津津樂道。修建「三蘇祠」更會把他們父子三人的人格性情勾勒起來，因此，我們看這些聯語無疑等於看一看蘇氏三人的家學歷史淵源。這裡再輯錄眉山三蘇祠的一副對聯供大家欣賞——

宦迹渺難尋，只博得三傑一門，前無古，後無今，器識文章，浩若江河行大地；
天心原有屬，任憑它千磨百煉，揚不清，沉不濁，弟兄父子，依然風雨共名山。

一門三詞客

為名人寫聯，很自然地聯想到四川眉山三蘇祠的一副對聯——

一門父子三詞客，
千古文章四大家。

此聯故然對仗工整，倘若你對傳統文學有所涉獵，則聯中所指的「三詞客」、「四大家」也不難理解。

北宋文學家的一門三傑，指的是蘇洵、蘇軾、蘇轍，其中蘇洵是父親，蘇軾即大眾熟悉的蘇東坡是也！

父子三人，都是出色的詩人，只是蘇東坡的聲名太響，掩蓋了另兩位而已。

至於下聯的「千古文章四大家」，指的是唐朝韓愈、柳宗元及北宋的歐陽修、蘇軾。

蘇公祠

蘇東坡，三字響亮亮，真是「天下誰人不識君」，所以，當年蘇東坡儘管在仕途上不如意，一貶再貶之下，他仍然是泰然、淡然地面對生活，而且每到一地逗留，也都會牽引出一段令後世人思念的感情。當然這都是與他的名氣有關，所謂「與有榮焉！」此之謂也。

海口有蘇公祠。海口，是海南海口市，蘇東坡當年被貶往儋州，曾經路過此地而小住一些日子，這裡在元朝便建有東坡書院。這座蘇公祠則是在明朝修建的，祠上有聯曰：

此地能開眼界，
何人可配眉山？

上聯是形容這裡環境開闊，當然也隱喻有文化之地。下聯的「眉山」兩字，不是指蘇東坡的出生地——四川眉山，這裡「眉山」兩字為蘇東坡的代稱，以蘇東坡曾居於此而自豪。（此聯為一九一五年此祠重修時由軍人陳國棟撰寫，他曾駐四川眉山。）

泥上偶然留指爪

故鄉無此好湖山

蘇公祠，是一般稱寫，它的全名該是「蘇文惠公祠」。蘇文惠乃蘇東坡的又一姓名，只是一般地比較少人注意。

抒寫蘇東坡這位大詞客、大文豪，必然地很自然的把他的詩詞嵌入其中，這一首便如是。

上聯那一句原是蘇東坡一首著名好詩裡的句子，全詩曰：

人生到此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	環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	路長人困蹇驢嘶。

下聯的「故鄉無此好湖山」，其實也是蘇東坡另一首詩的句子。這對聯便是「集聯」了。

南陽武侯祠聯

楹聯，真可謂中華文化裡獨樹一幟的學問，而這學問可是充滿文學及趣味的。在當今之世，恐怕能與匹比的民族文化，還是比較少見吧！

無論是寺院、道觀，又或者是名山勝景，以及一些名人紀念殿堂等等，放上一副楹聯，真可謂生色不少，頓感滿室皆香！——此香，書香也！

好些時候，我們看到的楹聯，既有借古喻今，也有充滿人生哲理的；如果是名人的紀念殿堂，很多時候一副對聯便把這位人物的生平、功蹟等等都包含上了，真不簡單。

南陽武侯祠有這樣一副聯（武侯，乃諸葛亮也）——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較為熟悉諸葛亮故事的，都曉得孔明先生對劉備、劉禪這對父子是如何的忠心耿耿，他「出師表」裡「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句，世人印象深刻，所以一說到諸葛亮便自然想到「心在朝廷」這四字。

至於「襄陽」、「南陽」兩地，諸葛亮出生於何地？就有上述兩地之爭。

「前出師表」裡諸葛亮自己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這不就清楚了嗎？其實襄陽也古稱南陽郡的，所以還是不清楚。不過，正如這對聯說的，「名高天下，何辨襄陽南陽」！這也教我們聯想到「英雄莫問出處」。



豐衣足食

形容生活美好，我們有一句詞語，那是「豐衣足食」。可見「衣」、「食」是何等重要，於是由此而想到一個字，那是「裕」。富裕，正是豐衣足食也！有趣的是，「裕」字的結構，是「衣」字旁加上一個「谷」字，「谷」是稻米，「谷」字是「穀」字的早期寫法，後來才分家的，分家之後，「穀」便單獨指糧食了，而簡體字則依然用這「谷」字，分家後的「谷」另有用途，譬如「山谷」、「峽谷」，指兩山之間的低陷處。

好，讓我們再說回谷米這個「谷」字的結

構，原來古時候這個「口」字除了表示嘴巴之外，也同時是表示器皿，口字最上方斜斜向下撇的兩點，就象徵米粒向下瀉。這不就是把谷粒裝載在器皿了嗎？所以，這個「谷」字是很形象化的，加上部首是「衣」，有衣食，不就是富裕嗎！

此外想多說一句的，我們在寫這個「裕」字時，要緊記它是從「衣」字旁，不是從「示」，很多時，一不留神這不就是米粒瀉入「人口」了嗎？寫少了一點而成了「示」字旁，咁就「無衣食」矣。



富與福

我們談到這個「裕」字，很自然會聯想到「富」。「富裕」兩字是經常聯用的，「富」字亦可以讓我們望字生義。首先我們看這個「冨」字，它與「福」字相似，只是多了一個「示」字旁。事實上，「富」字與「福」字在古代是同義詞，都是同一意思，而且這個「冨」字在讀音上也與「福」相似。「富」字的寫法也很有意思，我們不是都以「宀」這部首字視為「家」的意思嗎？譬如「安」、「室」、「寤」、「寓」等都是，而家裡藏「冨」（福），不就正好表示「富」了嗎？

「家肥屋潤」的「富」，很不錯，特別是在今天，更很多時把誰是「首富」作為談資。「家境富有」是可以令你「安定」（同樣是「宀」字部首），但千萬不要說甚麼「富可敵國」，這樣的比併，惹殺身之禍也。這樣的例子，歷史上常見。